

华忱之校注

顾亭林文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顾亭林文选

华忱之
校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杨宗平

封面设计:华 熔

技术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顾亭林文选

华忱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江南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7.75 字数 293 千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4187-x/I·656 印数:1—1000 册

定价:26.00 元

编 例

一、本书选自《顾亭林文集》、余集》、《蒋山佣残稿》及亭林佚文（俱见本人编校的《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五月增订再版），共百篇。凡选自《蒋山佣残稿》及亭林佚文者，俱分别注明，以便翻检，其余不注。个别文字，间以《蒋山佣残稿》及潘耒初刻未刻字本《顾亭林文集》参校，校记随文举引，不另标目。书末附录拙作《论顾炎武的〈蒋山佣残稿〉》，及《读〈顾亭林文集〉札记》，以供参考。

二、选文标准，以亭林一生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艺术兼备的佳篇为主，着重编选有关亭林生平、思想、文学活动及其出外大节的作品。用作品诠释他的爱国主义思

想；以作者的生平和个人性印证他的作品；交互为用，两两相融。以期知人论世，并有助于揭示文章实际产生过程。

三、选文次序，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论、序、后序、记、行状、墓志铭、谒文；下卷全为书札。除特殊者外，一般各以类相从，并各略依考订的写作年月先后为序。其不能确定者，酌予编次。

四、选文题解、注释，除探究题旨，诠释文义，标举词语、典故出处外，并力求注出词语本事及其背景材料；考订与亭林书牍往还诸人的生平经历；兼采亭林诗文及《日知录》等书参注。

五、词语、典故的出处，一般俱举引原书原文，但不拘限于举引最早的原书。

六、本书题解、注释对重见的人名、地名、事迹、词语、典故等，除个别者外，一般采用互见法，不复注。

七、本书采用新式标点，人名、地名不加标点。

八、本书在编注过程中，参考了王蘧常先生《顾亭林诗集汇注》，有所借资，附此志感。

前 言

顾炎武，初名绛。入清更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是明清之际杰出的爱国活动家、文史学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他一生坚守民族气节，不仕异代，为了抗清复明，奔走南北，无一日的宁息。究心经世致用之学，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的空谈心性。学识精博，淹贯百家，并世无两。他的诗文，眷念故国，贴近现实，皆『为时而著』，有发而为发，绝不作应酬文字和无病呻吟，正如他所自言：『故凡文之不在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学术政理之大

者，则不作也。』（《与人书》十八）他的诗文，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内涵，高度的思想性，而且隶事属辞，事必精当，辞必贴切，浑然天成，不着痕迹，是思想与艺术比较完美的结合。实际上，顾亭林的诗文，等于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抗清复国的系年要录；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个性的艺术再现和形象化的注脚；从中也反映出明清两代兴亡的某些历史侧面。专就他的文而论，有说理，有议论，有记叙，有抒情，笔法多样，风格秀出，简练典雅，为一代文宗，深得时人的爱重。魏禧说：『三吴顾宁人，博学穷物理，余最愛其文有根据。』（《曝书亭集序》）王弘撰也说：『下笔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山志》三《顾亭林》条）特别是他的一些书札，直抒胸臆，侃侃而谈，真情至性，蕴籍深沈，感人肺腑。结合顾亭林主要生平经历和本书选文，他写的文章，大体上，可分为几个时期：

首先是，明天启六年至明亡前（一六二六—一六四四），参加复社时期。这一时期，他与同里归庄等同入复社及惊隐诗社，即《答原一公肃两甥书》中所谓『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人推月旦，家擅雕龙』的时期。本书所选《与归庄手札》诸篇，大抵俱为明亡前亭林早年所作，商订风雅，可以略窥亭林早年治学的一斑。他与归

庄手札之一及《答再从兄书》，反映了亭林屡遭家难，「室庐失火被焚」的情事，虽其中始末不能详悉，但为顾亭林家族间齟齬，提供了一些第一手资料，片羽吉金，弥足为宝。

其次是，明崇祯十七年至清顺治十二年（一六四四—一六五五），志谋恢复时期，也就是《答原一公肃两甥书》中所谓「山岳崩颓，江湖沸汹，酸枣之陈词慷慨，尚记臧洪；睢阳之断指淋漓，最伤南八。重泉虽隔，方寸无违」的时期。南明弘光元年，即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南京时，亭林被荐为兵部司务，虽未就职，但一到京口，再赴南京，「将复诣阙而南都陷」。清师复连下昆山，吴其沆死于守城之役，亭林两弟皆遇难；下常熟，亭林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遗命亭林「无仕异代」，家国之痛，集于一身。亭林乃从军于苏州。其时昆山王永祚、吴江吴昉等义军纷起抗清，亭林乃与杨永言、归庄等参加王永祚领导之义军；及吴志葵等苏州府抗清活动。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唐王）即位福州时（一六四五），遥授亭林兵部职方司主事。其后亭林『出入戎行』，曾赞襄太湖陈子龙等领导之义军，并参与清吴淞提督吴胜兆以松江反正之役（一六四七），事败，诸人皆遇难，亭林『亦几遇祸』（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

表》)。这些情事，都在《吴同初行状》、《先妣王硕人行状》、《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常熟陈君墓志铭》等文中，从侧面作了真实痛切的申述。

再其次是，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八年（一六五五—一六六九），亭林北游前后及济南府狱时期。这一时期，世仆陆恩叛投里豪叶方恒，欲陷亭林以『通海』之罪，得归庄、路泽溥等合力营救，移狱松江。即《答原一公肃两甥书》中所谓『奴隶鸱张，亲朋澜倒，……终凭公论，得脱危机』。狱解后，叶氏又遣刺客击之伤首，遇救得免。亭林乃避仇北游，『浩然远行』（一六五七），先赴山东，屡去北京、塞外，复南涉江淮，薄游杭越，行踪所至，观察形势，结纳遗民，仍汲汲不忘恢复。这十年来旅途辛苦的情状，在《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答人书》等篇中，都有着详尽的描绘。

在这段时期前后，亭林究心音韵之学，关怀时事，以余力从事学术活动。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由张弢父子『任校写之役』；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钞书自序》、《肇域志序》、《三朝纪事阙文序》、《与友人论学书》、《答友人论学书》等篇。在《三朝纪事阙文序》、《钞书自序》中，颇多涉及明万历、天启间，『东方兵起』、『覆军杀

将」，「奢崇明、安邦彦并反」等故实，兴亡之感，慨乎言之；及有关顾章志、顾绍蒂生平经历；在《与友人论学书》、《答友人论学书》中，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反对空谈心性的治学经世的重要主张；俱可资参考。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湖州庄廷钰史狱一案，亭林挚友吴炎、潘柽章株连遇难，亭林除以诗哭之（《亭林诗集》四《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并作《书吴潘二子事》详纪其实。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山东章丘谢世泰因大桑家庄田产事怀恨亭林，唆使姜元衡诬告亭林牵连莱州黄培诗狱一案。亭林星驰赴审，下入济南府狱。其中始末，在《与人书》诸札、《与原一甥》、《与颜修来手札》、《答张稷若书》等篇，都作过详略不同的展示。这些书札，俱为《亭林文集·余集》未收之文，它们的面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比较珍秘的史料。

最末是，康熙八年以后至二十一年病逝曲沃止（一六六九—一六八二），亭林西行关中，营建朱子祠堂；出关，作嵩、少之游；以死拒应博学鸿儒科荐举及入明史馆与修《明史》的时期，也是亭林志节弥坚，文章创作更加辉煌，更加发展的时期。考亭林所

以西入关中，卜居华阴，是有着谋国深意的。一方面他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另一方面又喜爱华阴在地理上有利的战略价值，即所谓：「华阴馆穀山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俱见《与三侄书》。他后来所以改往山西曲沃，也由于考虑到华阴「土瘠差烦，地冲民贫」，局面难以开展；「又恐如今春环县镇原之事，风鹤乍惊，关河难越。」（《与熊耐茶》）从地理、经济和现实各方面权衡利害，考虑得失之故。这些都与亭林抗清复明的活动有关。至于与王山史、李子德诸人合力营建朱子祠堂，欣然捐资为倡，同样寓有深意，在《与苏易公》、《与李中孚》、《与王山史》、《留书与山史》诸札中，可以略窥端倪。

亭林寓居关中时期，处境是十分艰难，苦于应付的。一方面，仆仆风尘地出游嵩山、少室，以避免周有德西安、张勇兰州讲学之聘。除复书周有德婉拒外（参《蒋山佣残稿》三《复周制府书》），并在《与李紫澜》、《与李星来》、《与王山史》、《与陈介眉》、《与潘次耕》、《与三侄》书中多次谈及，用心良苦；另一方面，又多方力拒博学鸿儒科荐举及入明史馆纂修《明史》，在《与叶切庵书》及《记与孝感熊先生语》中，甚至发出

了「若欲相逼，以身殉之。」『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响铮铮的誓言（参见《与潘次耕札》）。并在致苏易公函中，还拟赴山西洪洞县乡村寺院潜踪暂避，托他代谋之范镛鼎，以避免明史局之荐。孤忠磊磊，挺然不屈。他虽拒入明史局，但在《与史馆诸公书》、《与施愚山书》、《与陈介眉》诸书中，恳乞他们于修史时，以阐幽之笔，将嗣母王氏当年未嫁守节，绝食殉国诸事，采存列女传中，蓼莪之思，终生不忘。亭林不仅本身拒应博学鸿儒科荐举及入明史局，还为挚友李因笃、门人潘耒应荐博学鸿儒科，既多方代为谋画，托人转圜，劝阻于应荐前；更叮咛周至于应荐后，都因事关出处大节，乃亭林爱国主义思想之一端，非仅朋友私情而已（参见《答李子德》、《与李湘北（天馥）》、《与梁大司农（清标）》、《与潘次耕》诸书）。

亭林一生，特别是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上。自谓《音学五书》『为一生之独得』，作有《音学五书序》及《后序》。《日知录》生前未刊，仅有初刻八卷本，续加增损。（参《初刻（日知录）自序》）此书乃亭林一生精力所注，故自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又谓：『向者《日知录》之刻，……意在拨乱涤汗，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

其书之必传。』（《与杨雪臣》。参《与人书》、《与友人书》、《答黄太冲书》）他强调『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言外之意，不臣清廷，是显然可见的。

此外，在这段时期前后，他还写出了收入《文集》卷四的《与人书》二十五篇。这些书札，俱系片断文字，也不具受书人姓名，所谈多关立身处世、治学为文的主张，颇多精粹之论。选录数篇，以见亭林立身治学之严谨不苟。

亭林一生凡六谒天寿山明十三陵及怀宗（崇祯帝）横官。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十六年（一六七七）先后偕李因笃、王弘撰同谒。眷念君国，情溢乎辞，选录两篇，以见亭林志节。

亭林晚年寓居华阴时，徐乾学、徐元文两甥屡次劝归吴门。他在《答原一公肃两甥书》、《与原一公肃两甥书》中，追忆曩昔，感怀故旧，写出了自叙生平，带有总结性的美文。另在《答徐甥公肃书》中，历数今昔，不胜沧桑之感。当时三藩之变未靖，『秦陇间挽粟旁午』，故于书中『详及时事』，指斥现实，关怀民瘼，慨乎言之。结果，吴门未能成行，怀着《老年终自望河清》的遗愿，赍志以殁于曲沃（参《与熊耐茶书》）！

总的说来，顾亭林抗清复明的爱国主义，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他对农民起义

的看法，也帶有某些士大夫階級的偏見；這些都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足為怪。我們不能以今天的階級觀點、階級分析，苛求三百年前的顧亭林，這是不言自明的。

編者素喜顧亭林文，因念《顧亭林詩集》，建國前後均有《箋注》、《匯注》刊行，惟《亭林文集》建國後迄無注本問世。乃不自量力，選注一本，以填補一定的空白。但亭林文博涉經史，言必有據，兼以清初文網峻嚴，違時之語，辭必隱避，故注釋亭林文之難，還不在於注出詞語的典故、出處；更難在鉤稽詞語的本事及用典之貼切現實。一句『出入戎行』，不知其中包孕着多少可歌可泣，壯烈復國的活動啊！舉此一例，可概其餘。

編者學識鄙陋，往年在滬上，曾留意搜集一些有關資料，在着手詮釋期間，探賾闡微，早夜矻矻，無間寒暑，積年始成此稿。其中甘苦，冷暖自知。但闕誤之處，自所難免，尚祈海內博雅有以教之。承上海市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单位惠借資料；趙師生學長匡謬釋疑；四川人民出版社支持幫助，謹于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華忱之 一九九七年冬于成都 時年八十三歲

目 录

卷 上

郡县论(一、六、九) (一、五、七)
生员论(中) (一〇)
劳山图志序 (一五)
吕氏千字文序 (二二)
三朝纪事阙文序 (二七)

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	(三四)
朱子斗诗序	·····	(三七)
钞书自序	·····	(四五)
初刻日知录自序	·····	(五四)
金石文字记序	·····	(五七)
西安府儒学碑目序	·····	(六一)
音学五书序	·····	(六四)
音学五书后序	·····	(七一)
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	·····	(七七)
复庵记	·····	(八四)
书吴潘二子事	·····	(八九)
记与孝感熊先生语	·····	(九九)
吴同初行状	·····	(一〇一)
先妣王硕人行状	·····	(一〇七)

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	(一二四)
富平李君墓志铭	(一三〇)
山阳王君墓志铭	(一三八)
常熟陈君墓志铭	(一四四)
谒横官文(三、四)	(一五二、一五五)

卷 下

与归庄手札	(一五八)
与归庄手札	(一六一)
与归庄手札	(一六四)
答再从兄书	(一六八)
与周籀书书	(一七七)
与友人论学书	(一八一)